

我母亲去世一周年了。每当我想起母亲，便会想起她的肩膀：尽管瘦削，甚至显得有几分柔弱，却能扛起艰苦与希望的岁月，扛起全家生活和一厂之长的重担。

母亲共生了我们兄妹四个，四人中数我年少时最不让她省心：读书时不甚用功，痴迷于养鸟、养金鱼，有时还逃课，与同学去城郊捕鱼、捉鸟。初中毕业后我又萌生弃学的念头，因我担心读了高中会成为“知识青年”，被“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母亲了解我的想法后勃然大怒，斥责我：“你敢？”并说，“今后不管干什么，多读书有益无害，难道你不懂不读书就是睁眼瞎子这点道理吗？”

有一年期末考试，有一门课程由于是开卷考试，我未加重视，结果只考了59分。母亲知道后让我假期中哪儿也不许去，在家里好好复习，准备补考，而我却背着她，偷偷跑到大运河去游泳。事后，不知是谁向她告了密，她下班后问我有没有此事，我怕挨打，死活不承认。母亲即用手指甲在我膀子上轻轻划了一下，被划处立即出现一道白印。母亲说：“事实摆在眼前，你还敢抵赖？”她一气之下，用绳子捆住我的双臂，抽打我的屁股，直到我认错，并保证今后不再独自一个人下河去游泳才给我松绑。母亲在为我松绑时含泪说：“你这孩子就是不长记性，去年出去游泳，差点儿……这个教训难道又忘了？今天打在你身上，却疼在妈的心里。你如果有个意外，我怎么向你不在身边的父亲交待？我每天除了上班履行我厂长的职责和照料你们的生活外，更重要的是确保你们几个平安无事。我肩上的担子你知道有多重吗？”

是啊！我父亲自“文革”初期即被组织调去搞“社教”（社会主义教育）去了，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和关爱是鞭长莫及。母亲每天事无大小，忙忙碌碌，可谓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母亲的肩膀就像一座桥，一边要承载一厂之长的职责，另一边则要扛起对儿女们抚养的责任。那些年，单就全家日常生活所需柴米油盐购置的琐事，就把母亲忙得团团转。比如每月要买计划粮100多斤，当时用的是50斤装的笆斗，要分装三笆斗扛回家。每月计划凭票购买的煤炭约400斤，需分四次运回来。那时没有自来水，每天吃的用的水都得到河边去挑。所有这些，母亲又舍不得花钱请人代劳，都是靠她那瘦削的肩膀，去扛，去挑，去运。母亲无怨无悔，努力承受生活的艰辛，默默地为儿女遮风挡雨。

母亲是一位特别勤劳、特别节俭，而又坚强隐忍的女强人。解放前，因我外公家境贫寒，母亲不满18岁即卖苦力挣钱，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富人家挑水。解放后，母亲参加了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去读夜校，如饥似渴地学文化，靠毅力坚持数年，学完全部课程。后来又一步一步地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干精神，当了干部，做了厂长。在那动乱的年代，母亲把所遭遇的人生羞辱和被折磨的苦难咽到自己的肚里，家里家外从未流露出半点委屈。因她清楚自己肩负着事业与家庭的双重重任，唯有顾全大局，从长思量，忍辱负重，才能赢得未来。

母亲退休后，我们兄妹几个也都相继继

## 母亲的肩膀

□ 方爱建

成了自己温馨的小家庭。我们约定，不管自己的事情多忙，都要经常回家看望父母。那时无论谁先到家，都要给母亲揉揉肩，捶捶腿，唠唠家长里短，母亲非常享受与子女们在一起的天伦之乐。邻居们也常羡慕我母亲有福气，夸她对子女教育有方，不然，哪能够个个都既能干又孝顺？每当此时，母亲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就会露出幸福而又满足的笑容。其实，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并不善于“言传”，更多的是“身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我们受到勤劳、坚强、孝道等影响。

母亲的肩膀多年负重劳累，致使肩骨受伤，晚年经常疼痛不止，一旦受了寒气，便更加严重。有一次，母亲让我帮她把一张止痛膏药贴到她肩膀上，我发现她肩膀上有一块黄中带黑、手心大小的皮茧，摸上去硬而不平。我使劲贴，希望贴平贴牢些。贴好膏药我顺便为母亲捏捏肩，她一会儿直起身，一会儿弯下腰，连连说，“舒服，舒服！”突然，她“嗷”地叫了一声，我连忙问：“妈，怎么了？”她说：“可能是膏药贴多了，肩膀上的皮肤又破了。”我停下揉捏，凑近一看，发现母亲肩膀上的血已浸出衣服，我顿时鼻子一酸，泪水溢出眼眶。这还是从前那个单肩挑半担，双肩挑百斤，健步如飞，力壮不逊男子汉的母亲吗？

我父亲去世后，相守相伴60多年的母亲常常唉声叹气，身心状态每况愈下。我们做子女的，多么希望她老人家能延年益寿，尽情享受当下的好日子。为此，我们除每天都安排子女在她身边陪护外，又雇了专职保姆照料，还聘了家庭医生为其保健。

一天早晨，母亲起床后说肚子有点疼，我与大哥立即将她送到医院住下，进行全面检查和治疗。送医院的路上，大哥搀扶着母亲，我跟在后面，只见母亲老态龙钟的步子、佝偻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后，进行检查与化验。到最后一项做心电图时，医生让母亲脱掉上身外衣躺下。我忙给母亲脱衣，帮她将手臂举起来。母亲愁眉苦脸，低声“啊哟啊哟”地呻吟，不停地说：“轻一点，轻一点，肩膀疼。”我想帮她揉几下肩膀，母亲却说：“揉也没用了！”我心中一凛：母亲那曾经扛起全家生活的肩膀，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竟然如此经不住一点儿折腾！我的心里又一次悲酸，但亦无奈！体检结束后，我对母亲说：“您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有点儿小毛病。”在安慰母亲的同时，我将她从病床上抱起，她的手紧紧抓住我的上衣。我知道，母亲是想帮衬我省点力气。母亲的动作让我非常感动。我说：“妈，我还是第一次抱您，今天您身体不好，给了我一个抱您的机会。”当晚，母亲的病情突变，生命危在旦夕。当医生让我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时，我浑身哆嗦，无所适从。

农历四月廿三是母亲的89岁生日，母亲住院前，我们兄妹为她“做九”祝寿作好了准备：请亲友，订饭店，蒸寿桃，添新衣，一应俱全。可是经几天抢救，一切努力无效，母亲的寿日终成祭日！

我母亲虽是一位平凡的人，但她在我们儿女的心中最伟大。她用坚强的肩膀扛起事业与家庭一片天，走过风风雨雨几十年，耗尽毕生心血后，又圆满地回到原点。

一直学说了好多年。

我家有一张藤躺椅，总是我扛来让他坐。我便坐在他近旁静静地听他讲。他说的“书”，慢慢使我觉得世界竟是这样的大，世事竟是这样的多，世人竟有这样的 good 和坏，世情竟有这样的热和凉。

能唱。他是个种地的好把式，年轻时，不光有一身用不完的好力气，还有一副脆铮铮的好嗓子。他打的砢头号子，能使行人站住听；他唱的锣鼓车号子，跟栽秧田里的“拔根芦柴花”“撒趟子撩在外”“小小刘姐姐”应和起来，直要传出几里远！锣鼓越敲越有劲，号子越打越来神，栽小麦田秧的时候，几天几夜不下车，只在换筹子的时候仰在车码头上“鸡眨个眼”“驴打个滚”。人说他小腿上暴起的青筋，就是热腿下到凉水里激出来的。

我还听他唱过“送麒麟”“香火调（大开口）”。唱的似乎都是四时农事、世情冷暖。他的唱，在夜风和月色之中飘逸弥散，使人觉得异样的苍老、悲凉。

那年冬天，樊爷爷悄没声息地死了。死在那两间低矮的小屋里，装殓在他自己的一口又长又大又高的木箱子里。如今，那两间小屋早已没有了踪迹。现在想起来，只记得他死时，伴夜、发送的人，抽的尽是他自种、抽剩的一大篓黄烟叶。

## 樊爷爷

□ 姜善海

樊爷爷孤子一生，是队里的“五保”。年轻时打过长短工，当过水手弄过船。他帮弟弟成了家，但不跟弟弟一处过。住两间被锅腔子熏黑了的又矮又小的牛屋，抽他自种的烟。精瘦的脸上留着灰白的长须，腿上青筋暴起，说话朗声高大，走路赤脚草鞋。

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专管修码头。他常常不知从什么地方挑来碎砖断瓦，或是一两块石头，铺垫坡坎。天热天凉，水落水涨，穿着开裆裤的我，坐在岸上，静静地看他卷着裤管，站在水里，使一柄树根做的木槌，搬迂木桩和用三两根木棍拼成的跳板。我们的码头有碎砖断瓦铺的台坡，最巴滑，跳板最结实、平稳，常把河东汰被帐的女人吸引过来。

樊爷爷不识一字，记性极好，会说，能唱。会说，会说书。麦收秧了，月白风清的纳凉之夜，一庄老小便都聚在刘家打谷场上，听他说书。他能说全本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也常说《武松杀嫂》《朱买臣休妻》和《白马驮尸》，至今还记得这样的几句：“有钱人过年我过年，烧熟的猪头卖成钱。”“身钻灰堆头顶飘，天上飘下杀人刀，我今已有安身处，天下穷人怎得好！”那句口头禅：“呔！胆大的肥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山过，丢下买路财！”我

在部队团以上机关司政后的三个部门，凡是职务上不带长的，则分别称之为参谋、干事、助理员。本文所说的老郭就是我原先所在的某要塞区政治部宣传处的一位干事。

老郭是我们江苏盐城人。他家那地方产酒不多，但喝酒的人不少，有的酒量还挺大，老郭便是其中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提干不久，从拿六块钱津贴的士兵到拿六十块五毛工资的干事，总觉得兜里的钱用不完。那段时间老郭带着我在宁波干休所采访一位离休老干部，时不时地都要在晚上咪两杯，酒由我购买，菜则是招待所提供（所长寄希望于老郭在首长面前为他多多美言）。我俩吃着喝着聊着，还真别说，思维变得很是活跃和清晰，笔下犹如生花，不长时间一篇新闻稿便完成了，十有八九还真的能见报。一旦看到报上我俩的署名，老郭总是那句常挂在嘴边上的话，今晚咱得喝上两杯庆贺一下。就这样，时间稍长，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酒友了，应当说我能喝一点酒与他有关联。那几年，但凡逢年过节或是我探亲归队，总忘不了给他捎两瓶，从最初的洋河、双沟，到后来的茅台、五粮液，他也是来者不拒，但有一点，从不私藏，拿来就喝，喝完拉倒。

老郭虽爱喝酒，但从不会贪杯，说不喝了谁劝也没用。我记忆中唯有一次，那是《解放军报》的一位记者来我部组稿，老郭的举动让我深感意外。那天喝的是茅台，菜也很上档次，在家的常委们全都出面作陪。席间老郭一一敬酒，因为一句话稍欠妥，领导让他罚酒一杯，他拿来三只空杯，逐一斟满，嘴上说着，当罚当罚，罚一杯太少，罚三杯不多，说完便一口气连干三杯，让大家很是惊讶。事后我有些不解，问他为何一

## 父亲母亲做裁缝

□ 陈忠友

日本侵华轰炸武汉，房屋及财产被毁，无家可归，于是，年仅八岁的父亲和奶奶一起逃难到了扬州乡下，为生计只好帮人家放牛，没有进过学堂。虽没有进过学堂，但我见过父亲用毛笔抄写《三字经》《百家姓》，字迹还十分工整。十三岁时经人介绍，到高邮城北王姓师傅家学习裁缝手艺，四年满师后自立门户。那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低下，且又是刚出师门，因而除了做手艺，偶尔还打打临工勉强度日。母亲姓吴，高邮城上人，因为家庭困难，也因为外婆去世过早，小时候做过人家的童养媳。母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盲，至少她的吴姓是认得的、会写的。外公教过她不少字，可惜都忘得差不多了。关于父母早年的情况我就知道这么多，还是他们生前偶尔说过这一点。父母是1953年结的婚，至今我还保存着他们的结婚证书。

真正观察到父母的一鳞半爪，是在我六岁以后，那时我开始到赵姓老师家上私塾，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父母在中山路上开一家小裁缝铺。当时的生意马马虎虎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简单生活。父亲的裁缝手艺在邳城数得上一流。他有自己固定的客户，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机关干部都有，从早忙到晚。尤其是进入秋冬之后，生意更加旺。人们不仅要为老人小孩添一件新褂子过年，甚至要淘汰部分已穿旧穿破了的棉袄，因而父母每天要熬夜到十一二点。那时候，电灯尚未普及，他们就在煤油灯下忙碌。后来虽有电灯，但一户限制一灯，且是15W，晚上用电量，其亮度与煤油灯没有多少区别。

店铺北墙上钉有一层简易的木板

## 我为二姨照张相

□ 顾文东

二姨的发丝闪亮，  
镀满岁月的风霜，  
宛如白金流淌。  
您和姨父走进我家的厅堂，  
银发照亮残疾老妹妹的脸庞。

二姨的面色红润，  
融化生活的风尘，  
如同天边的彩云。  
您陪轮椅上的老妹妹解闷，  
彩云映红老妹妹的笑脸。

二姨的眼睛清亮，

改以往。他哈哈一笑，说我到底年轻，酒场历练少，好酒黍酒分不清楚——这么好的酒，平时难得一见，不开怀畅饮岂不可惜了，我不找出由头自罚三杯，怎能一饱口福，过足酒瘾？

老郭人品不错，也很直爽，文笔更是了得，人称“郭大笔”，但一次酒后失言却让他吃了点苦头，且有苦难言。那是要塞区的第六次党代会，开幕词政治部主任点名让老郭操刀。主任关照了又关照，强调了又强调，让他认真对待，不得马虎。老郭满口应着，那是那是，一定一定。他第三支烟刚抽到一半便完稿了。看到他胸有成竹的样子，主任匆匆看了几眼觉得不错也就定了稿。谁知那天致开幕词的是政委，官兵们都知道这位首长平时说话的连贯性不够，让人听着有点吃力，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一散会，主任便将老郭叫到办公室狠批了一通。老郭心里窝着火，当着主任的面又不敢放肆，寻思着找个时机发泄一下。谁知第二天机会便来了。干部处的一位干事当着几位同事的面在酒桌上拿他开起了玩笑，说“郭大笔”这次写的开幕词有失水准，很是一般。老郭自然难以服气，将大半杯白酒一饮而尽，带着酒气随口说道，咱政委那口才，就是把“两报一刊”的社论让他读也很难读出效果来，何况我乎？本是小范围的一句酒后话，谁知很快便在机关里传开了。没多久，老郭便离开要塞区机关平职调到不足千人的教导团，在政治处当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副主任，年底便转业回了老家。在为他送行的酒宴上，老郭端起酒杯，触景生情而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酒啊酒，为身体、为前途，还是少喝为好，少喝为好啊！

架子，等同于现在的展示柜，父亲将做好了棉衣、皮袄等整齐地叠放在上面，特别是新娘子定制的红花绸缎棉袄等放在靠前的位置上，带有广告效应。那时的衣服，除了布，还是布，没有其它配件。实在要说有配件，那就是领口上、袖口边、袂头处镶嵌一道其它颜色、面料的滚边；再有就是钮子，钮子也是用布做成，斜条布绞成像老鼠尾巴形状、圆圆的一尺多长，尔后盘成琵琶纽、胡蝶纽、葫芦纽、菊花纽、长脚纽等等，钉在衣服上，很好看。考究的顾客，喜欢用黑色灯芯绒布或金丝绒布制作纽扣，钉在衣服上更夺人眼球。

因为样式好看，穿着合身，且做工精致，顾客普遍满意，故常有人慕名而来，不仅是本地的，也有扬州的、上海的，甚至海外探亲来邳的华侨。父亲的手艺已远远地胜过了他的师傅。

父母做裁缝完全靠手工。一针一线地缝，针脚线笔直，这是父亲学徒四年打下的基本功。后来虽说用上了缝纫机，但只限于缝纫暗线，衣服的表面不能看到任何的线脚，这就必须靠手工完成。尤其是褂子的绞边，只挑半根纱与贴边连接。衣服成型后，主要副工由母亲协助完成。母亲更要负责全家六口人的一日三餐、洗衣服打扫卫生，闲时还要纳鞋底做鞋帮，尔后送给皮匠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特别是冬季进入小雪之后，母亲必须要腌制四五百斤的大咸菜和一二百斤的萝卜干，以为日后一日三餐提供一道菜。

父母一生老实本分，勤俭持家，从不巴结人。可能是受“身怀一技，受用无穷”的影响。父亲不抽烟，不饮酒，也没见他喝过什么茶，最大的爱好是吃宽汤面和青菜粉丝汤。父亲一生为人作嫁衣无数，自己却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衣服。

父母的一生经历过许多，一针一线把我们兄妹四个拉扯长大，供我们读书识字明理，并培养成为自力更生又成家立业的人。这是父母的成功，也应该是父母的骄傲。

淘洗圓圓的希望，  
仿佛明淨的月光。  
您帶洋參紅酒到病床，  
月光洒滿老妹妹的心房。

二姨的手指纤巧，  
拿捏无数的操勞，  
犹如春燕舞蹈。  
您把温暖缝进特制的棉袄，  
为老妹妹修筑御寒的城堡。

亲爱的二姨，  
母亲临终前把您盼望，  
梦里，她托儿子为您照张相。  
笨拙的侄儿，只会用简单的汉字，  
祈愿您东海福长，  
南山寿康。